

浅谈“线”元素在陶艺作品中的应用与发展

摘要:

“线”作为陶瓷艺术的核心创作语言，长期存在却鲜见系统性理论研究。本文首次以历时性视角梳理“线”元素在陶艺中的嬗变轨迹，揭示其从功能性辅助到独立美学载体的演进逻辑。通过列举分析新时期彩陶、宋代刻划花、现代装置陶艺等代表性案例，论证“线”与陶艺本体存在的共生关系：造型构建基础、文化符号载体、空间叙事媒介。进一步归纳出“线”介入当代陶艺创作的四大特征——结构性解构与空间叙事、材料实验的触觉觉醒、观念投射的隐喻载体、数字介入与虚实共生，并以彼得·沃克斯、露西·瑞等艺术家的作品佐证。未来陶艺中“线”将沿数字化生成路径将进一步拓宽陶瓷艺术创作边界，为传统工艺当代转型提供参照方法。

关键词：线、陶艺创作、线元素、当代陶艺

正文:

“线”作为现代艺术创作中重要的语言表现元素之一，是贯穿各种艺术门类的线索，具体来说，在作品上则是显示出了艺术家个人或者集体极具情感意味、以及主观能动性的符号语言。

原始石器时期，彩陶文化中器物表层多有绘画性和叙事性的线性图式语言符号；东汉最早被发现的原始瓷器也有一定数量的刻划纹饰在器皿表层；宋元时期的陶瓷器以器皿为主要的呈现形制，多以简洁、饱满的造型呈现，同时在挖掘出来的龙泉瓷的器物表层可以发现大量的带有装饰意味以及叙事意味的线元素以“刻”“划”的图示符号存

在，这些图案带有一定的吉祥寓意¹；明清时期陶瓷器多以富丽堂皇的单色釉呈现，但随着珐琅彩等器物的风靡，缠枝、八宝纹等线性元素仍然是最为有代表性的装饰方式，而这些元素的主要表现形式则是以“线”元素为主；到了世界步入现代的进程时，还内海的远销陶瓷器物虽然功能不同，但是在探究具体器物时，能发现的是，此时的线，不再仅仅以装饰性的“刻”“划”等手法来呈现，更多的是从平面的绘饰转向立体的装饰，例如，创办于 18 世纪的英国陶瓷品牌韦奇伍德（Wedgwood）中有大量的陶瓷器皿中带有立体缠绕式的线性泥条，被工人以错节缠绕的形式制作成为器皿的耳饰，既具装饰性又有一定的使用功能；19 世纪的陶瓷艺术发展整体呈现出工业革命与艺术探索交织的复杂面貌，但“线”元素在其中仍旧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催生出工艺美术运动的代表性人物，比如英国艺术家威廉·莫里斯²，倡导手工艺复兴，批判工业化生产，在个人创作上以自然为灵感，使用植物纹样，注重手工艺，喜欢用有机形态的曲线，他的创作风格至今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与设计师们；进入到 20 世纪，现代陶艺真正意义上站上历史舞台，此刻的“线”元素在该阶段不仅仅是以装饰的语言存在，还衍生出了观念的“线”，随着日本前卫陶艺³的蓬勃发展，改变了传统陶瓷艺术的空间结构，拓展了陶瓷材料的边界和艺术形式语言。“线”元素不仅作为可视的物质体现在陶瓷艺术创作上，反应在作品的造型、装饰等形式语言上，“线”元素更是作为一

¹ 硅酸盐学会[M]，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

² 威廉·莫里斯：英国工艺美术运动领袖之一，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M]，中国青年出版社，2021.75

³ 日本前卫陶艺：是贯穿于 20 世纪的陶艺运动，对世界影响巨大，其中八木一夫堪称世界前卫陶艺的先驱。郑宁，《日本陶艺》[M]，黑龙江出版社，2001 年 7 月第一版 .143-144

种观念上不可见的存在伴随在现代陶艺作品左右，“线性叙事”、“线性边界”、“线性纬度”等等概念在现代陶艺作品中屡见不鲜。当下的后现代主义时代，“线”性特征则是对单一叙事的反抗，他通过解构、杂糅与实验，将线条从传统技法与功能束缚中解放，转化为承载多元文化、哲学反思与社会批判的媒介，从而构建一种开放、动态且充满张力的艺术语言体系。其中，女性主义视角的 J.芝加哥（J.Chicago）的多视角创作则是这种“交错生态区”的范本⁴。

二战后，现代艺术开始盛行，作为现代艺术的一支——现代陶艺也随着奥蒂斯革命⁵拉开序幕，各种材料的试验应用、创作思想和观念的开化，作品上反应出来的多种呈现形式无不表现出，艺术作品作为情感的载体表现出来的多样性和蓬勃的生机。回到陶瓷艺术的本体语言上来谈“线”，则可以从造型、装饰手法等方面作为切入点来剖析。提起造型的“线”，日本陶艺家深见陶冶的作品一定是其中代表，深见陶冶的作品通身青釉，造型坚挺、硬朗，令人印象深刻。提起纹饰中现代陶艺里出现过的“线”元素更是不胜枚举，日本著名艺术家北大路鲁山人，在其中后期创作的很多作品，采用了绘饰的手法，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很多文人画中线条的流动之美。

整体来看，自 20 世纪以来现代陶艺发展语境中，“线”元素在陶艺作品的呈现上主要有如下几个主要的方面特点：

一、结构性解构与空间叙事

⁴ 马克·维奇奥（Mark Del Vecchio）（著），陈光辉（译）《后现代主义陶艺》，[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 年 7 月第一版.8

⁵ 奥蒂斯革命：是由上个世界美国现代陶艺之父彼得·沃克斯发起的现代陶艺运动。余雪莲，论禅对美国现代陶艺起源的影响.[J].中国知网，2010.7.1.1

20 世纪以来的现代陶艺对“线”的运用，本质上是对陶瓷本体语言的重构。传统陶瓷中的线条多依附于器皿表面，以刻划、彩绘等二维装饰形态存在，而现代陶艺家通过空间纬度的突破，使线条升格塑造为塑造作品内在结构的核心要素。

首先是技法层面的革新，美国陶艺家彼得·沃克斯将粗粝的泥条暴力堆叠，形成充满张力的垂直结构，泥条间的裂缝与错位构成戏剧性负空间；日本走泥社成员八木一夫则在《萨姆萨先生的散步》中，通过扭曲变形的粘土线条模拟生物体的脊椎结构，使陶瓷脱离实用容器形态，转化为具有超现实意味的雕塑装置；拉坯技术的变异同样关键——英国陶艺家露西·瑞 (Lucy · Rie) 在器皿口沿处创造螺旋上升的线性轮廓，通过坯体厚薄变化使光线沿线条折射，实现实体与光影的叙事交响，打破器皿的封闭性，通过线条的穿插、断裂与悬垂重构空间，赋予静态陶瓷动态张力。

其次是空间观念层面的革新，线条成为解构封闭体量的手术刀。德国艺术家汉斯·库珀 (Hans Coper) 的柱状作品通过横向刻线切割形体，使单一圆柱体呈现层积岩般的时空切片感；中国台湾陶艺家陈景亮在《裂变系列》中以锐利线痕劈开完整球体，暴露出内部交错的线性肌理，隐喻文明外壳下的矛盾性。这类创作颠覆了陶瓷作为“完整容器”的传统认知，通过线性介入将空间从物理实体拓展至心理感知领域。

最后是美学价值层面，线性结构建立起新的观看秩序。美国极简主义陶艺家约翰·梅森的矩形陶板装置，通过精确排列的平行凹槽引

导观者视线移动，在重复中制造节奏韵律；而西班牙艺术家毕加索的陶艺创作则通过自由挥洒的凸起泥线，在器表构建出类似立体主义绘画的多视点空间。这些实践证明：现代陶艺的“线”已从装饰元素转变为空间语法本身。

在现代陶瓷艺术的发展中“线”元素的发展伴随着整体艺术形式语言的发展而发展，“线”之于陶瓷艺术的关系是现代艺术呈现的一体两面，现代陶艺的结构性解构，能最大程度的打破原有秩序从而在新的陶瓷艺术作品上建立新的叙事性空间及主体性表达。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刺激新的材料媒介的出现和对社会隐喻评价体系的建立，这有助于将过去单一式叙事的表达方式进行整合，从而实现当代陶瓷艺术的多维度创作线路的并存，实现作品的多纬度呈现。

二、材料实验的触觉觉醒

现代陶艺对“线”的物质性探索，实质上是对陶瓷媒介本体价值的再出发。艺术家通过强化材料在塑形、烧成阶段的特征，使线条成为记录创作过程与材料反应的“地质断层”。

塑形阶段的痕迹保留，颠覆了传统陶艺追求光滑完美的准则。日本“物派”代表菅木志雄在《位相—土》中，刻意保留手指揉捏泥条形成的褶皱与裂隙，让线条成为身体与黏土对话的直接证据；美国陶艺家贝蒂·伍德曼（Betty Woodman）的彩绘泥条拼接作品，通过未加修饰的手工接缝，凸显黏土从液态到固态的转化过程。这种对“未完成感”的推崇，使线条成为对抗工业化生产的宣言，中国台

湾陶艺家陈永旭创作的《2022-53a》等作品，造型夸张且富有张力，以泥条盘筑的技法来进行创作，同时还保留了创作者的指纹，作品整体展现出自然且质朴的美感，就想利用身体在编织泥土一般，利用制作作品时保留下来的指纹以及泥条之间堆叠的线条，将触觉可视化，作品给观众呈现出回归自然且蕴藏无限精神遐想空间的质朴感。

烧成阶段的物性显影，拓展了线条的视觉维度。盐烧工艺中，钠蒸气与粘土反应形成的流动性现状结晶，在德国陶艺家安格莉卡·门多萨 (Angelika Mendoza) 作品中构成星云般的自然图式；而中国陶艺家刘正的釉里红作品，通过控制铜红色料在高温下的晕散程度，使用传统笔触线条勾勒出极具个人特色的人物绘画形象，他的“线性”叙事以图示绘画语言的形式呈现在作品之上。更激进的实验出现在苏珊·斯蒂芬斯 (Susie Stephen) 的“爆裂线”作品中——黏土与玻璃的膨胀系数差异，使烧成后的结合部产生蛛网般放射裂纹，将材料对抗转化为视觉语言。

跨媒介的线性对话，重构了陶瓷的物质边界。韩国艺术家尹明老 (Yoon Myeong-ro) 将陶土拉坯成极细线材，与不锈钢丝编织成透光网状结构；英国陶艺家埃德蒙·德瓦尔 (Edmund de Waal) 在装置《今夜无人入睡》中将素烧陶线悬挂于钢架，通过投影使实体线条与虚拟光影共生。这类创作模糊了工艺分类，使陶土线条成为连接不同物质世界的纽带。

艺术家刻意放大陶土在塑形阶段的线性痕迹——如刻意保留手捏泥条的指纹肌理、强化釉料流淌的线性轨迹，或通过素烧泥线与金

属、纤维的异质组合，使“线”成为材料物性的显现剂。这种对材料本真性的探索，让线条本身成为陶艺“过程性”的视觉证言，同时反映出了当下艺术家用于突破材料边界的勇气和决心，更是在他们的创作中可以看到创作艺术的觉醒和对自我对社会的深度剖析。

三、观念投射的隐喻载体

在现代艺术思潮影响下，“线”逐渐演变为承载文化反思与哲学思辨的符号系统，其象征意义通过形态变异被不断重构。

存在主义的线状书写，在战后陶艺中尤为显著。意大利陶艺家努托·波奇的《废墟记忆》系列，用断裂的陶土线条搭建残破建筑框架，对应二战后的文明创伤。这些线条的非常态形态，成为艺术家解剖人性危机的解剖刀。

工业化社会的“线”性隐喻，在当代创作中持续发酵。日本陶艺家如安田猛则通过作品《机械时代》系列重复排列的线性结构，探讨工业化时代的秩序与失控。线条的曲直、疏密成为传递艺术家对存在、时间等命题思考的视觉密码，暗示机械理性与人性温度的对抗。

时间纬度的线性哲学，通过材料特性得以可视化。美国艺术家玛丽莎·莱文的超写实皮革陶艺，用刻意保留的泥片接缝线提示“伪物”的制作历时性，其创作的超现实主义陶瓷艺术作品在视觉上一定程度的令观众感到迷惑并赞叹其作品制作之精巧，同时，艺术家用泥土制作还原老旧物件保留残破的视觉效果，以实体的物件，转述时间的流失，以视觉的形式表现动态、抽象的时间“线”性概念；冰岛艺术家

古德伦·克里斯提安斯多蒂尔在作品中嵌入燃烧殆尽的麻绳陶线，使物质存续与消亡并置于同一空间。这类创作将线条转化为探讨存在与虚无的时空坐标；

挪威艺术家托比恩·卡瓦斯伯 (Torbjørn Kvasbø) 是挪威当代陶瓷艺术界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作品以大体量的管状和堆叠的形式呈现，他的创作主题主要围绕着陶瓷艺术与人类生存、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之间的密切关联展开，“线”以放大后的“管道”⁶的形式来呈现，“管道”将血液、水及其他身体所需输送至全身，它代表着生命，同时也代表着非永久性，代表着疾病和死亡，“管道”将观念性的象征与复合陶瓷叙述语言的容器相结合。使观念性与物质性借陶瓷艺术媒介之口得以表达。

艺术家作品的表达性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定时间段内社会的集体意识形态的变化，通过艺术创作的作品这个载体，间接的表达观念的隐喻。实现物质与精神的对话。

四、数字介入与虚实共生的线性

21 世纪艺术的发展，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数字技术的渗透，使“线”在陶艺中呈现出虚实交错的拓扑学特征。3D 打印陶泥技术允许艺术家以算法生成的复杂曲线突破手工塑性的极限。例如荷兰设计师奥利维尔·范·赫普 (Olivier van Herpt) 的《声纹陶器》，通过声波数据转化为三维打印路径，使陶器表面形成螺旋状精密线条，将

⁶ 高高, [C], 力之从——托比恩·卡瓦斯波的陶瓷艺术, 中国陶艺家, 中国知网, 2023.2.15.24

不可见的声音波动固化为物质性线性痕迹。而增强现实（AR）技术则赋予静态陶艺线条动态延展的可能——日本团队 teamlab 在陶艺装置中嵌入感应器，当观众靠近时，投影光线会沿器皿表面的刻线生长蔓延，实体泥线与虚拟光线的共生创造出“超物质性”空间；中国陶艺家童心笛算法与陶瓷釉料的结合，以数字的形式给釉料的装饰纹饰编程，创作出的器物既有东方美学气质，又融合了数字算法的理性与秩序的陶瓷作品。童心笛的作品以“点”元素为绘制的器皿装饰表层的基本单位结构，通过重复排列，将多种颜色不同原料的釉料进行组合，作品整体将数字技术与人文艺术进行高度融合，颠覆了过去传统的以釉为画笔强调文人意趣的抒情式绘饰形式，将当代科技产物与时下趋势进行了很好的结合，同时还推动了陶瓷艺术的发展方向和展趋势。

这种在技术驱动下的“线”具有双重颠覆性：一方面，参数化设计使线条脱离手工艺的偶然性，成为精确可控的数字语言；另一方面，虚拟与现实纬度的额交织又消解了陶瓷的物质确定性。英国陶艺家凯瑟琳·莫里斯（Kathleen Morris）的《数字侵蚀》系列，先用 3D 建模构建理想几何线框，再通过手工捏塑破坏数字精确性，在完美与残缺的对抗中探讨后人类时代的身体感知。

结语：

现代陶艺中“线”的嬗变，映射着 20 世纪以来艺术从形式革命到观念深化的进程。作为穿透器物表象的探针，它既重构了陶瓷的空

间语法，又激活了材料的哲学潜能。最终突破工艺藩篱，成为承载当代精神的开放性文本，这种演变映射出现代陶艺从工艺范式向当代艺术语境的转型——“线”既是形式革命的切口，也是物质与精神对话的媒介，最终在泥与火的淬炼中重构了陶瓷艺术的表达维度。这种转型印证了罗丹的断言：“线条就是穿透物质的眼光”。

参考文献：

- [1]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
- [2]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M]，中国青年出版社，2021.75
- [3]郑宁，《日本陶艺》[M]，黑龙江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 .143-144
- [4]马克·维奇奥（Mark Del Vecchio）（著），陈光辉（译）《后现代主义陶艺》，[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年7月第一版.8
- [5]余雪莲，论禅对美国现代陶艺起源的影响.[J].中国知网，2010.7.1.1
- [6]高高，[C]，力之从——托比恩·卡瓦斯波的陶瓷艺术，中国陶艺家，中国知网，2023.2.15.24
- [7]《世界著名陶艺家工作室》，白明（著），河北美术出版社